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荀冠仙戲阻宋公明

卻說高世德在曹州府署後花廳飲酒，聞報梁山泊兵來，大吃一驚，往後便倒。左右急忙叫喚，半晌方才甦醒，早已驚魂離體，蕩魂去身，連話也說不出了，瞪著兩隻眼睛，向左右道：「……這……這……這便怎處？」忽又聞報道：「賊兵在北門外殺狗嶺，分三營屯紮。」原來那殺狗嶺離城尚有五□餘里，世德聽了稍為放心，只是呆坐著椅子上，一無號令。忽報：「梁都監親來請見，已到廳上。」高世德只得迎出，一見梁橫，也無別話，便問道：「賊兵回梁山否？」梁橫見他如此昏憤，心中暗急，便道：「那有這等容易事，賊兵銳氣方盛，明日小將擬開城決一死戰。探得梁山賊軍，先鋒姓林名衝，好生了得。小將現已傳令緊閉各門，趕運灰瓶子，上城堵御，特請相公速為劃策。戰陣之事在小將，謀畫之權在相公。軍情緊急，小將要去分派營務，准於五鼓再來，一同上城罷。」高世德一聽得「林沖」二字，已經三魂失了兩魂；再聽見要他上城，連那嚇剩的一魂也不知去向了，戰兢兢的對梁橫道：「小弟今日有些頭疼發熱，那個林教頭之事，總托將軍做主調停。明日如小弟退熱，總陪將軍同去。」梁橫料其懦弱飾避，只說「再會，再會」，即便起身去了。回到衙署，只見大小將弁兵丁，已在衙前聽候號令。梁橫進署，急悶異常，暗想道：「一木焉能支大廈！賊勢如此猖狂，曹州地方遼闊，偏又遇著這一個高知府，本城紳士中又無勇敢之才，又可惜天河樓的武解元上省去了，如何是好？」躊躇一回，便發令派將領兵鎮守各門，左右將兵都紛紛得令而去。一面吩咐防禦張金彪、提轄王登榜：「速選弓弩手三百名，防守北門；再選精兵八百名，明日黎明隨同出北門。齊心協力，剿除草寇。」二人同聲答應。當夜分派已定，一面再遣細作探聽梁山來將兵馬人數。

原來宋江依吳用之計，將大兵屯在兗州，先遣凌振、戴全往曹州按計行事，再與吳用商議派將點兵之事。只見林沖立起身來道：「小弟願效微力，取這城池雙手奉上。」宋江、吳用齊道：「甚好。」便令林沖領二千人馬為前隊。一面傳令到濮州，調劉唐、杜遷，帶隨身軍漢四百名，來輔佐林沖，一同前去。卷旗息鼓，潛師進發。吳用便對宋江道：「此事還須兄長同小弟親自一行。」宋江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吳用道：「小弟初意，原不貪曹州土地。但曹州地近黃河，為東京出入之通衢。破得曹州，且弗退兵，看形勢可據則據之。此亦兵家得尺則尺，得寸則寸之道也。」宋江大喜，便道：「就是林兄弟這枝人馬，也須小可與軍師親自策應。」所有兗州的兵將都不調動，攻猿臂寨的兵將都發回山寨，獨留呂方、郭盛、戴宗、時遷四人，調撥二千人馬，隨同接應。

不日，林沖的前隊已到了曹州府北門外殺狗嶺，林沖便要攻城。忽聞後隊流星報馬飛到道：「軍師有令：凌頭領在城內未曾兩打照會，須先差心腹人潛入城中，暗遞號令，然後內外合應施行。」林沖只得就在殺狗嶺安營屯紮，先遣人密入城中去知會凌振。這裡林沖領中營，劉唐領左營，杜遷領右營。安營方畢，只見戴全氣急敗壞奔來。林沖大驚，忙問何事。戴全道：「自那日小弟同凌兄先到曹州，恐有人認識，在西門外張魁兄弟家裡，便托張魁差人導引凌兄，入城行計。只道安排已畢，不知何人在那高知府前告出小弟潛匿之處。那高知府便來追拿，幸張魁兄弟先將我放走了，只是張魁已被拿入城去了。」林沖道：「這事怎了？」戴全道：「幸喜凌兄這條計尚未破出。小弟此來，特請林兄長急速攻城，深恐凌兄密計再泄，不但張魁兄弟及小兒性命不保，就是你的冤氣又不知何日出也。」正在商議襲城。只見先差去的那心腹人飛跑轉來道：「曹州府已各門緊閉，嚴兵把守，小人無從進去。」林沖驚道：「我們潛師前來，路上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怎麼吃那廝先曉得了？」戴全道：「梁橫那廝甚是精明，此地離城不遠，焉有不知！」正說間，宋江、吳用後軍已到。林沖便將心腹人不能入城的話告知吳用，吳用躊躇半晌道：「如凌振失陷，我從那番劃策已置之無用了，只有煩眾兄弟悉力攻城，再相機宜。如凌兄弟不曾失陷，我前計仍好施行。此刻曹州城裡已曉得我梁山兵到，豈凌兄弟反有不知之理，我們只管攻城，也不必知會凌振了。今日已晚，孩兒們辛苦，何爭這一夜，明日五更再行定計。但我本意原欲襲城，今番變作攻城也。」忽捻髭沉思一回，便吩咐左右快往後營，叫時遷前來。須臾時遷進來，吳用道：「你從城角僻靜處，悄悄越城進去。如會著了凌振，你可幫同舉事；如已知凌振失陷，我計已破，有你在內，亦可相機策應。」

這邊吳用正在施設事務，那邊高世德在廳上見梁橫已去，便一步步的挨進內房，對妻子道：「夫人，我真個有點發熱了。」其妻愁容滿面道：「怎好？相公素來心氣不足，今日又受此大驚。」世德道：「那個林沖殺來了，梁都監要我同去。我早知道有這等禍事，那時節不該幹辦曹州的。」世德懊悶非常，那兩個嬌妾不識時務，還要相會長相公短的溫存，不知主人命在呼吸，那裡還敢幹那風流。世德足足的愁到五更，僕婦進來傳言道：「外面請相公了，梁將軍在廳上也。」世德似哭非哭、似笑非笑慢慢的走出外來，只見梁都監站在客廳當中，全身披掛，倒豎濃眉，滿臉殺氣騰騰，雙手叉著腰間，開言道：「天將亮了，人馬已齊，相會速請上馬。」世德呆了半晌，回言道：「我只好不去。將軍，你摸摸我的頭看，當真受了暑熱了。」

梁橫大聲道：「壞了，壞了！」也不回言，大踏步往外就走。上了馬，出了知府衙門，帶同張金彪、王登榜並大隊人馬，直到北門。只聽城外喊聲大振，賊兵已抵北門。梁橫傳令開門，放下吊橋，一馬當先飛出，那張王二將督領人馬隨後渡過吊橋，擺成陣勢。那邊林沖、劉唐、杜遷早已列陣等待。梁橫提槍先出，大叫道：「叛逆狂徒，快來納命！」林沖挺矛而出，看那梁橫身長八尺，年近五旬，額闊腮方，臉如重棗，額下長鬚飄揚腦後，全身黃金盔甲，坐下烏騮名馬，凜凜威風，真是一員虎將。林沖便橫矛拱手道：「來者莫非都監梁將軍麼？」梁橫道：「然也。」林沖道：「梁將軍聽者：俺林沖此來，不為別人，你速將那做知府的高小畜生捆縛獻上，免你合城老小性命。」梁橫大怒，罵道：「亂賊狂言，看槍！」說罷拍馬過來，林沖挺矛相拒，兩陣吶喊，鼓角喧天。二英雄怒馬相交，槍矛並舉，大戰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那邊梁山營裡惱動了赤發鬼劉唐，潑刺刺一馬橫衝，舉刀助戰。杜遷見劉唐出陣，也便拍馬相攻。林沖、劉唐、杜遷三戰梁橫，梁橫手裡尚可招架，心中卻也驚慌。這邊官軍陣上張王二將，也拍馬前來幫助。六人六馬，攪作一團，兩陣喊聲不絕。又戰到四□餘合，張金彪、王登榜原非梁山敵手，林沖看他二人漸漸軟了，便順手掣轉蛇矛，向張金彪咽喉一刺，張金彪早已落馬。王登榜見張金彪陣亡，慌得手法愈亂，被劉唐乘間一刀，砍傷右臂。彼時杜遷逼得梁橫緊急，林沖抽空順手一矛，刺入王登榜左脅，嗚呼哀哉。梁橫無心戀戰，趁林沖矛尚未起，便把槍向前一架，偷縫兒跳出核心，回馬便走。行不數步，只見北門西偏城角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，濃煙衝起，日暗天昏。那城磚巨石飛入九霄，磨盤也似的虛空旋轉。城內人聲鼎沸。卻是凌振奉吳軍師密計，在城內栽埋的地雷，至今發作。

原來凌振埋藏地雷，定了竹竿藥線，方欲等梁山兵到，使好動手。誰知梁橫防守嚴密，添設營房，那藥線正在營房隙地。凌振無從措手，暗自叫苦。恰好時遷進城尋著凌振，凌振大喜，便與時遷說明藥線所在之處，時遷會意。這日城外鏖戰，那些官兵全神照顧城外，不防時遷帶了火種，偷身窺到營旁，點了藥線。吃小卒看見急捕，時遷早已跳出營後。地雷轟炸，城郭崩摧。林沖見地雷已發，心中大喜，同劉唐、杜遷催動全軍殺上。梁橫見城池已失，佐將已亡，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天絕我也！」拋槍在地，抽佩刀自刎而亡。

吳用便教呂方、郭盛分兵管住各門，以防高衙內逃出。戴全統領三百步兵，護送宋江、吳用、戴宗入城。林沖教劉唐、杜遷在城門邊迎接，自己領百餘名嘍囉，飛也似撲到府衙去了。戴全送了宋江等進城，便帶了數□名嘍囉撲到府監，打開牢門，救出兒子默待；又打入縣監，救出義友張魁，見了紀明，一刀分作兩段。看官，既然說到紀明，趁此將陰秀蘭案交代完結：那戴春是個花花蕩子，平日只曉得糟蹋身子，又因大暑天吃官司，日中奔走，受驚著急，一場大病死了；烏阿有後來因投親不遇，流落異地而亡；孫婆、陰婆、秀蘭，破曹州時，亂中失散。城裡通判、知縣等官，盡皆殉難。前案已完。

再說那林沖率眾撲到府衙，一聲吶喊，擁進宅門，逢人便捆，將高衙內一門良賤，盡行捉下，單單不見了高衙內。林沖頓足懊恨道：「怎麼吃他走了？」隨後宋江、吳用已到，吳用對林沖道：「賢弟且請寬心，我已教呂郭二兄弟監守各門，這小畜生怕他插翅飛去不成。」

亭午，眾頭領在府行開筵暢飲，戴全領張魁見了宋江，宋江大喜。宋江便同吳用商議佔據曹州之事，正在開言，忽見轅門軍校進來報稱：「有一人自稱曉得高衙內藏躲處。」林沖大喜，忙令喚人。那人上前叩頭，林沖急問：「高小畜生那裡去了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住在府衙後牆小衙內，本年三月曾吃他的屈打，冤屈難伸。今日聞知頭領……」林沖道：「你但說那賊畜生躲藏何處。」那人道：「正是冤家路窄，刻下小人登牆探看，望見那間壁毛廁裡，正是他躲著。因見他身邊有個教頭，所以不敢……」林沖不及聽完，放下酒杯，霍的立起身來，大踏步便走。吳用忙叫那人緊緊跟隨上去做眼，又著小廝嘍喏忙備帶麻繩，飛速追上。林沖已撲到那人指引之所，只聽毛廁裡叫聲「阿呀」，猛見那鳥教頭圓睜怪眼，大喝道：「什麼人敢來！」林沖順手抓來，攆出街心，早已頭顱粉碎。那小嘍喏早已走進毛廁裡，將高衙內相捉了出來，林沖大喜。只見高衙內沒口的林伯伯林爹爹，叫饒命。林沖罵道：「賊畜生！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！」吩咐小嘍喏好生捆來，自己先回府行，宋江、吳用等眾頭領降階迎賀。吳用便傳令教呂方、郭盛收兵進城，同赴慶宴。林沖便吩咐重賞那報信人，那人道：「小人不願金帛，但願將他兩個美妾賞與小人足矣。」林沖道：「這有何不可。」便叫左右將出高衙內的兩妾，又加些金帛，賞與那人。那人領了，叩謝去了。林沖便請宋江軍令，將衙內一門良賤，盡行斬首，那富吉、牛信自然也在其內。

林沖激了眾位頭領，重複入席。只見小嘍喏已將高衙內四馬攢蹄，捆縛獻上。林沖見了衙內，眼睜睜看了半晌，卻沒擺佈處，恨不得夾生的碎嚼了他。忽猛然得一個計較，便叫左右：「去訪尋高衙內平日用的廚子，前來問話。」不一時，尋得廚子來。林沖便問道：「你主人平時吃豬羊肉怎樣吃法？」廚子道：「豬耳卷如餃，羊眼熟油炒，羊肉做羊膏，豬肉做燒烤。」林沖道：「好極。」便吩咐將衙內牽下去洗刮乾淨，再上來聽用。宋江便吩咐撤去酒筵，當中供起林沖娘子的神位來。林沖遜謝。只見左右已將洗淨的衙內箝口反縛獻上，宋江便吩咐：「先取三杯酒酒來祭奠林娘子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衙內身上早已三個窟窿。左右將血灑捧上，宋江率眾頭領依次祭奠。林沖一一回謝了。

送了神位，重開筵席，宋江、吳用、林沖、劉唐、杜遷、呂方、郭盛、戴宗、凌振、時遷、戴全、張魁，共十二位頭領，依次坐列。林沖命先將豬羊牛馬內上來飲酒。飲至三巡，林沖方命用羊眼熟炒之法，一個嘍喏便把尖刀向衙內眼眶一挖，鮮血滿面。又命取耳朵，只見嘍喏持刀復向衙內去割，不知這耳朵不消割得，一扯便落。嘍喏持著笑道：「啟稟頭領：這耳朵是假的。」林沖笑道：「怎麼假的，敢是那個先割過了？」眾頭領哄堂大笑。看那衙內，早已魂歸烏有。吳用笑著勸道：「林兄弟大恨已泄，這小賊屍身亦無用再割。」林沖一聲長笑，把頭向外一看，喝道：「拉出去！」手下人同聲答應，拖出屍首，掃淨血跡。宋江便滿斟一杯，獻與林沖道：「今日恭賀林兄弟報仇雪恨。」林沖起謝，一飲而盡。吳用也滿斟一杯道：「小可還有一事恭賀賢弟。」林沖起問何事，吳用道：「小賊已死，老賊必來。老賊來時，就此設計擒住，劈屍萬段，豈不更快人心！」林沖喜謝，亦接飲而盡。

三人復坐，宋江便問吳用道：「軍師，欲擒高俅，計將安出？」吳用道：「此須臨時應變，計難預定。小弟看這曹州形勢，足可佔據，小弟擬派董平在此安紮。所有倉庫錢糧，不必運回山寨，就此交付董平，以便軍餉支銷，便宜行事。」吳用說到此際，注目宋江而笑道：「倘從此因利乘便，渡過黃河，直取寧陵，則歸德一府震動，而河南全省可圖矣。」宋江大喜，便道：「軍師所見甚大，但此州南距黃河，尚有數百里，若無高山峻嶺安頓人馬，黃河亦未易渡。」只見張魁開言道：「此地只有曹南山最為高峻，去黃河不遠。」吳用便問張魁道：「曹南山形勢何如？」張魁道：「論形勢小弟不能理會得，至於路徑，小弟卻最熟悉。軍師如欲往看，小弟願為嚮導。」時遷道：「說起曹南山，小弟也有些認識。」宋江、吳用皆喜，便議於明日同張魁、時遷共往曹南。計議已定，大家暢飲，盡歡而散。當今林沖、劉唐、杜遷、凌振、戴宗、戴全六位頭領，權守曹州。一面差人去濮州調雙槍將董平，又去山寨裡調喪門神鮑旭、沒面目焦挺，同來接理曹州軍務。

次日黎明，宋江、吳用乘朝爽起行，命呂方、郭盛帶領伴當四口名護送，命時遷、張魁為嚮導。一行人馬徐出南門，只見一片平陽，濃陰繚繞，朝霞輕清，東山一帶霞光異樣鮮紅。吳用歎道：「此霞赤如血色，東方殺氣正旺。今我南行，須顧東憂。」宋江道：「雲天彪、陳希真兩路人馬，固屬可憂，但我梁山戰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四方豪傑悉來聚義，上應天道，下合人心，又何向而不利哉！」說罷大笑，便對張魁道：「賢弟來聚大義，我等增輝。不識賢弟交好中，才智膂力過人者，尚有幾人？」張魁道：「小弟交好中除戴全兄弟外，武藝分者，尚有一個姓真的，雙名大義。曲阜縣人，年方四口，力敵萬夫，狀貌魁梧，性情質直。此人現在東京，與小弟最為莫逆，時有書信來往。如果小弟修書招致，必來聚義。」宋江大喜。張魁又道：「只可惜這裡武解元金成英，與我交情疏遠，近又不在此地，這倒也是一位英雄。」吳用道：「說起金成英，我也曉得。此來曹州，正欲訪他，他卻往何處去了？」張魁道：「往濟南府去了。」

一路說談談談，早已烈日當空，炎光流燦。時遷向前一指道：「前面已是曹南山也。」只見眼前一條山路，微微灣曲，望去杳茫茫的接到那邊山腳。驕陽棲嶺，分外炎威，宋江、吳用一干人皆道口渴，急要取水。呂方、郭盛道：「此路並非無水，只是被太陽曬得火熱，急切飲不得。」只見時遷捧上兩個西瓜，宋江大喜道：「賢弟何處得來？」時遷道：「適才路上見有一所瓜園，順便取了兩個，準備止渴。」眾皆大喜，分食而盡。張魁道：「前去到了山腳，抹轉灣，便有一帶樹林，可以遮蔭；下有清溪，可以止渴。」大眾聽了，便飛速冒暑前進。又走了一回，到了曹南山麓，眾人急隨了張魁，由山麓轉灣，行不數步，果然千林綠蔭，一派清泉。宋江眾頭領及四口個伴當，俱已走得喘息無氣。宋江吩咐權且憩息，大眾連人帶馬，共取溪泉暢飲，足息了半個時辰。

吳用道：「我等此來，為相度地勢，並非耽玩山景，不宜久息了。」一聲吩咐，張魁、時遷早已起身先行，大眾隨了，一路盤上山頂。張魁指著對吳用道：「此曹南山最高處也。」吳用便四邊看望一遭，對宋江指劃說了不少，宋江一點點頭。吳用又道：「此山南面形勢，尚未了了，尚煩張兄弟領路前進，大眾隨行。」張魁道：「山南一路都有樹陰遮蔽，不比山北酷暑，沒躲閃處。」行不數武，果然流泉界道，萬樹蟬聲，宋江一干大眾如行綠幕之中。只見前面張魁已渡過一條大板橋，時遷也隨了過去。眾人追上，看那橋下流水，卻濁如黃泥，不解其故。過得橋時，又是酷熱平陽。張魁、時遷前導，宋江等在後，遠遠望見前面叢綠中，擁出一座牌樓。宋江、吳用看時，只見牌樓上鑿著斗大四字，乃是「清涼世界」。望見張魁等已進了牌樓，眾人隨著進去，裡面一帶長堤，槐陰夾道。長堤盡處，便是渡口。長橋斜渡，小屋如鱗，另是山居村景。張魁到了橋邊，時遷趕上問道：「張兄，這是什麼地方？小弟卻不認識。」張魁立住了腳，定睛四看道：「奇了，這是什麼地方，幾時走錯的？」隨後宋江、吳用、呂方、郭盛一干人都到，吳用道：「登山迷路，亦是常事。前面漁村不遠，且去問聲。」

大眾過得長橋，已是午牌時分。吳用上前便向一個漁翁問道：「此處是甚地名？」漁翁答道：「此甘露嶺也。」宋江道：「離曹南山幾里？」漁翁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又一個漁翁道：「你問曹南山做甚？曹南山遠得緊哩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一干人方才此刻從曹南山來，怎麼說遠？」兩漁翁哈哈大笑，其一道：「你們這班人敢是青天白日裡做夢，你問的是不是曹州的曹南山？」宋江道：「正是。」漁翁道：「曹州乃山東地方，這裡乃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地界，與曹州路隔黃河，你們好道飛到這裡的！」眾人聽了，各自驚疑。宋江對眾人道：「休去睬他，我們只管回舊路去，不問怕他做甚！」

眾人走轉長堤，那張魁好生慚愧，也隨了眾人過橋。行不數步，乃是一帶荊籬，萬竿修竹，微風颯颯吹來，又迷失了槐陰長堤。宋江急命轉路，眾人急走，只道荊籬盡處便是長堤，卻望見紅牆一角。走近前時，乃是法王宮殿。宋江、吳用看那山門，高懸著「清涼寺」匾額。只見伴當數內一人叫苦道：「這裡莫非真是寧陵縣甘露嶺？」宋江忙問其故，伴當答道：「那年小人往寧陵縣時，曾隨了母親到這寺裡燒香過的，今日記起來一點不差。」宋江道：「休得胡說！我們既然到此，且進寺內去問問何妨。」眾人隨宋江進了山門。那宋江嘴裡雖強，心裡卻也有幾分驚疑。但見數人在廊廡下乘涼，宋江正欲差伴當去問，忽見柏陰內立有碑石，宋江、吳用遂同去先看，乃是隋文帝駕幸寧陵，至此甘露下降，故隱嶺名為甘露，立碑記瑞。宋江、吳用一齊大驚道：「真是河南寧陵縣地界也，我們幾時渡的黃河？」眾人聽了都面面相覷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吳用道：「此真天下未有之奇事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地果是寧陵。我等就從此問路回去，亦不過三四日路程，只是我等來時，並不帶盤川乾糧，如何是好？就是現在，自辰刻至此，尚

未飲食，好生饑渴。」

眾人正在躊躇，猛見一個僧人出來，便合掌問訊道：「眾位客官，想是登山迷路的？」宋江道：「正是。弟子們自黎明至此，未曾飲食。」那僧人道：「客官既已來此，卻是有緣，便請小寺敘齋。」宋江大喜拜謝，便問道：「大師想是寶刹方丈？」僧人道：「非也，貧僧乃是知客，本師卻在裡面禪房。」宋江對吳用道：「我們何不進去參拜？」吳用稱是。那知客欣然領入。眾人都在外面等候。

宋江、吳用進去，只見松篁交翠，軒宇清明，正是曲逕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到了裡面，只見一老僧躍坐蒲團，宋江、吳用上前參拜。老僧起了蒲團，打個問訊，便請二人坐地。知客命侍者看茶，又命辦齋。老僧開言道：「義士遠涉黃河，來訪荒山，定有事故。」宋江、吳用都暗吃一驚。宋江停了半晌，只得將曹南山邐迤到此情形說了，便道：「弟子等不解何故，乞老師指示。」老僧回顧知客信道：「此必筍冠道人之所為也。」因歎道：「此老心腸太熱。」宋江便問：「筍冠道人是何人？」知客僧道：「這道人開封人氏，生長名門，少喜談兵，戰陣上也去過幾次。暮年無意功名，來此深山修養。卻是道法圓明，神通廣大，就中單表縮地一術，能令千里輿圖，縮成跬步。義士由曹南頃刻到此，敝師所以料是此公也。」宋江、吳用聽了，不能做聲。老僧道：「義士既已來此，何不就去見見，休辜負他指引苦心。」宋江便問：「道人現住何處？」知客道：「出寺後不數步，有一道清溪，是甘露嶺發源來的。義士但從此溪，傍石岸溯流前行，到了嶺下，自有小橋接渡。嶺上一路蒼松，下有細徑，可以步行前進。但見亂石牆邊，藤蘿掩映之處，三間茅屋，便是筍冠人家也。」宋江、吳用皆欣然願往。只見香積廚內飯頭進來，告稱齋已辦齊。老僧便道：「請義士外面禪堂用齋。」即命知客奉陪。那呂方、郭盛、張魁、時遷及伴當一干人，俱請向齋堂赴齋。大眾告飽，宋江、吳用復進禪房，向老僧深深造擾。便辭了老僧，領著眾人，去訪筍冠仙。知客送到寺後，告別回寺。

再說宋江等依知客指引的話，取路前進，一路清涼，竟忘炎熱。吳用道：「這大仙引我們至此，不知有何見諭。」宋江道：「陳希真那厮妖鐘擋路，我等無法破他，想這位仙人定有以教我也。」一路談說，不覺到了藤陰門首。只見一個童子，在門前掃葉，見了宋江等一行大眾，便笑道：「義士來也，本師恭候久矣。」宋江又陪吃了一驚，方知真是這筍冠仙戲他，心中分凜凜。童子領宋江、吳用進去，眾人在外等候。只見裡面三間茅廊，三弓隙地，蒼松古柏，盤舞成陰。童子引二人到了精舍，見了仙人。宋江、吳用不覺肅然下拜，仙人急忙扶住，施禮遜坐，童子看茶。宋江看那仙人年近七旬，身長八尺，精神矍鑠，面貌魁梧，目有餘神，須垂銀白，飄然仙風道骨。宋江開言道：「弟子偶玩曹南，不意到此仙境。因遇清涼寺長老，始知仙師神力，弟子等奉攝至此。想仙師必有指教，特此晉謁，伏望指示迷途，並詳休咎。」仙人領首微笑，因命童子，取書架上卷《太乙雷公式》來。仙人翻出一頁，命童子遞與二人。二人看時，只見上寫著：「引敵軍深陷重地第三回六：凡敵軍遠屯境外，及隔河為陣者，但運式三轉，將杜門移加敵人營後方位，以天大將軍印封之，三呼敵人主將姓名，敵人自不覺從開門前行，陷入我重地也。但敵軍在五里以內，皆可以此致之。」宋江、吳用大駭，登時汗流浹背。童子將書收去。

宋江神定半晌，忽然心生希冀，便拜問道：「仙師此書，授自何人？弟子愚蒙，不識可指授否？」仙人道：「山人寂寞閒居，藉此消遣，義士要他何用？」宋江道：「弟子宋江避居水涯，恭候招安，現在替天行道，到處翦除貪官污吏，為民除害。倘得仙人傳授此書，以除殘暴，各路生民幸甚。」仙人笑道：「貪官污吏干你甚事？刑賞黜陟，天子之職也；彈劾奏聞，台臣之職也；廉訪糾察，司道之職也。義士現居何職，乃思越俎而謀？」宋江、吳用皆錯愕無言。仙人歎道：「世路崎嶇，運途變易，半生驚險，卻為誰來？寓主開蒙汗之樽，梢公作板刀之面；山頭逢燕順，燈下遇劉高；王章免於江州，追捕潛身於還道；此皆義士之所親為嘗試者也。聚義而來，快心有幾？昔日群英協輔，今朝勦敵成仇；戰長嶺而良將殞身，渡魏河而金珠輸敵；寰中疆域，盡成支絀之形；寨內星辰，已見離披之兆；憂患倍增於曩日，存亡未卜於將來；奉勸回頭，且請息足。」宋江、吳用都道：「仙師之言是也。」仙人道：「人壽幾何，去日苦多。英雄無名死，不如棲岩阿。」宋江道：「蒙仙師指示迷津，實銘肺腑。惟弟子大倫未盡，暫且告辭。倘能擺脫塵緣，異日必依門下。但未知終身結果如何，還求指示一二。」仙人笑而不答，暗忖道：「孺子不可教也。」遂口占一律云：

「到處干戈動鬼神，夜深人靜憶前因。明如金鏡超三界，渡得銀河撫萬民。遇合有緣隨世運，漁樵無限樂天真。而今欲問前程事，終是朝廷社稷臣。」

二人聽罷，一一記了，都未解其旨，卻又不敢多問，目中打個照會，起身告辭。仙人拱手道：「二位前程遠大，沿途保重。」吳用道：「弟子們急回曹州，尚求仙師法力，途中保護。」仙人道：「無傷也，此去必然穩便。」進長揖而別。童子送出門首，遞一把小石子與宋江道：「沿途糧食，願以奉贈。」宋江接了，不解其故。童子道：「但宜整吞，不可碎嚼。不然，不敷曹州路程也。」

宋江告別了，同眾人下嶺。只見夕陽在山，遠遠清涼寺暮鐘掩映，途中談論筍冠仙，眾人互相詫異。順路行來，大眾又覺饑餓。宋江捻那手中石子，覺軟如飯糰，便取嚼一枚，清香絕勝，饑火頓消。宋江道：「妙哉仙糧！」吳用道：「看有幾枚？」宋江將石子一數，不多不少，手中四枚，原來是一枚給一人的。宋江便分與眾人吃了，大眾都稱妙不絕。一路行來，不覺幾個轉灣，不見了清涼寺，卻好撞著那槐陰長堤。眾人順堤北行，晚霧朦朧，到了牌樓，張魁愕然片刻。吳用問故，張魁道：「此刻天暗，不辨字跡。起先進來時，眾位見上面寫著什麼？」宋江道：「是『清涼世界』四字。」張魁頓足道：「怎的我這般糊塗！我進來時只道是曹南山的牌樓，那曹南山南面也有一座牌樓，鑿著『曹南第一山』五字。」吳用道：「悔他則甚！那時就曉得了，也是無益。」

宋江等六位頭領上了頭口。少頃霧消月出，眾人趁月光下揀北便行，腹內果然精神爽快。大眾不辨路徑，一口氣走到天明，叫聲苦不知高低，原來寧陵回曹州只是正北，卻錯走了東北。此地土名雙棚，距黃河尚有六里，渡河是定陶縣地界。未伏初秋天氣，喜得是日炎熱頓消。行至辰牌時分，到一市鎮，望見黃河渡口，大家又漸覺饑餓。宋江叫苦道：「是我忘卻仙童叮囑，將那仙糧嚼碎，果然不能耐久，如何是好？」呂方、郭盛道：「我們且去射些蟲蟻兒，胡亂充饑。」時遷道：「小弟有個計較。」說罷，看他下了馬，逕到前邊一片米店裡去了。饒你時遷手段高強，青天白日如何做得來賊？倒也虧他，偷得一袋米來。行至中途，吃店中人看見追來，時遷早已逃到宋江面前。店中一群人趕出，見他們大伙客人，身邊都有軍器，不敢逼攏來，只得遠遠地爛賊、臭賊、瘟賊的辱罵。惱得呂、郭、時、張四義好漢一齊性起，殺奔前去。不知這場廝殺有無奇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